

甘肃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

无名狙击手



李栋林（回族）

甘 肃 文 化 出 版 社

甘肃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

无名狙击手

——李栋林小说选

李栋林(回族) 著

甘肃文化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无名狙击手/李栋林著. —兰州: 甘肃文化出版社,
2004.5

(甘肃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)

ISBN 7-80608-878-4

I. 无 ... II. 李 ...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
国-当代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41512 号

甘肃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

主编 李生林

无名狙击手

——李栋林小说选

李栋林 著

出版发行: 甘肃文化出版社	印 制: 甘肃地质印刷厂
社 址: 兰州市庆阳路 230 号	厂 址: 兰州市西固区福利西路 357 号
邮政编码: 730030	邮政编码: 730060
电 话: (0931) 8454246	经 销: 新华书店
开 本: 850 × 1168 毫米 32 开	版 次: 2004 年 5 月第 1 版
字 数: 200 万	印 次: 2004 年 5 月第 1 次
印 张: 80	印 数: 1000
书 号: ISBN 7-80608-878-4	

定价: 156.00

甘肃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

编委会名单

编委会顾问：洛桑·灵智多杰 喇敏智
编委会主任：李生林 张炳玉
编委会副主任：程士荣 马少青 汪玉良
 赵之洵 伊丹才让 马劳周
编 委：李 禾 祝正祥 于辛田
 何 来 马自祥 吴季康
 苏锐钧 安生明
主 编：李生林
副 主 编：马少青

目 录

1	无名狙击手
14	骑兵第八师
52	养鸽人与养牛汉 ——马家巷人物传之一
65	不能生杂娃的马尤努思 ——马家巷人物传之二
77	“哈拉苏拉”别传 ——马家巷人物传之三
90	“球星”饭馆的球星们 ——马家巷人物传之四
106	棋摊风景 ——马家巷人物传之五
128	围 棋
136	断云岭
170	十二号高地

无名狙击手

佐佐木联队长举着望远镜，像一尊泥神一般，朝那苍郁葱茏的高地望了半天，扫帚眉突然往下一堆，嘶哑着嗓子，对山野大队长道：“山野君，你们太无能了！一天就知道玩花姑娘，对敌人一点办法也没有。我现在命令你，尽快把对面这个敌人消灭掉！”

山野扬起那冬瓜形的脑袋，将皮靴碰得嘎的一响，接着抿抿干裂的嘴唇：“太君，我一定马上把这个土八路消灭掉！”

“我不要慷慨的许诺，我要尸首。”佐佐木愤愤地晃着手中的白手套。

就在这时，“啪”的一声枪响，对面的丛林里飘起了一股淡淡的青烟。

“哟！”佐佐木惊叫一声，他那双白手套应着枪声，化为片片白絮。

眨眼间，山野纵身一跳，身子堵挡在了佐佐木前面。

“啪！”第二枪响起。气壮如牛的山野，倏地仰面倒地，硕大奇丑的脑袋被崩开了花，红白脑浆溅得到处都是。

2 甘肃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

“给我打!”佐佐木擦着脸上身上的血污,低沉地吼了一声。然后将跑来扶他的副官推到一边。他在任何时候,都比较注意自己的仪表和风度,显出一副处惊不乱的样子。他扶正自己的眼镜,用一种很平和的语气下达了命令:“用炮轰。”

掷弹筒、迫击炮弹像无数只黑老鸱,飞向了对面的林子,只见火光闪射处,浓烟飞腾。

接着,十多挺歪把子机枪,把雨一般的子弹泼向对面高地。

然而,对面高地和树林里没有一丝动静。

佐佐木又举起望远镜侦察对方,不一会儿,细密的汗珠便从额间渗出,开始往下滚动。他什么也没看到,什么也没发现。于是无奈地对副官轻摆了一下手。机枪、小炮便停止了射击。

自从日军大举围攻太行山以来,他的联队还算幸运,从未遇上八路军,却没想到会在这儿遇到狙击。而对方显然是一个人。是一个猎手,不,或者是敌人的一个特等射手,这人的枪法太厉害了,仅凭一杆枪就将他的近两千人马阻止在这不易施展的山峡凹地里。

这山峡外侧百米处,是一条两丈多宽的小河。头顶只有一线的蓝天上,几只苍鹰在懒洋洋地飞旋。

河边,横七竖八躺着十六名日军士兵的尸首,他们来自北海道,却永远地睡在了这里。

从峡口到对面山岗,约有一千五百米,但对这支具有光荣战绩的步兵联队来讲,就像上海与东京的距离一样遥远。

那神秘的射手,使用的是苏式的“水连珠”步枪。这种枪的有效射程是一千五百公尺,日军的三八大盖和歪把机枪的有效射程都低于它。

对手的枪法、目力、反应太好了。佐佐木从伍二十余年,大

小征战数十场，还未见过这样好的枪法。他吃惊地发现，死亡的官佐往往被击中头部，士兵则被打中下身，传宗接代的阳具被打得一塌糊涂，似乎这些兵的那玩艺都带着深重的罪孽；而随军慰安妇们则很幸运，一位的左耳朵下坠被洞开，另一位右耳坠被洞开。看来对手还是一个带有浪漫情趣的人：等于为妇女们直接留下了挂耳环的地方。

副官这时上来道：“太君，敌人好像特别恨我军士兵的下身，显然……”

“唔。”佐佐木用左手捂住了下巴，眉头皱得更紧了。是啊，对方也许不是八路，不是国军，而是……联想到自己的联队和整个皇军都像性蝗虫，对成千上万中国妇女犯下的种种骇人罪行，联想到自己也曾把四个中国处女送进了深深的灾难之中，佐佐木干瘪的白脸下意识地搐动了几下：“这个敌人不同寻常，弄不好，我们可能……”

副官焦躁地建议：“干脆冲上去，把他碎尸万段。”

“不，不可妄动。这个支那人的目的似乎就是要我们这么做。你可能忘了太原那一仗，进攻到城中心，傅作义的一个士兵，就是一个人，用四枝步枪，打死我们忠勇皇军四五百人。现在，皇军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人。不能用众多士兵的血肉之躯，去换取一个敌人的性命。命令部队后退，绕道走。大队必须迅速去执行旅团部的作战命令。林岗，你把山本小队长叫来。”

“哈依！”

一个满脸络腮胡子，胖得像个黑粗水缸的士兵走了上来：“报告太君，30大队90中队三小队长山本前来报到！”说着立正敬礼，像个木桩一样立在那里。

“山本君，你的枪法是我们联队最好的，你领四个人，给我盯

4 甘肃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

在这儿，想办法把这个可恶的敌人消灭掉！”

“是！”

整个联队枪法好的人凑到了一起。其中一个扛着一挺歪把子机关枪。

“敌人就在山岗中间的山洞里。看到那棵歪脖子树了吗？就在它的旁边，那一丛蒿草的后面，显然有一个洞，敌人的视点可以看清我方的一切，而我们却看不见他，我们的强大火力也奈何不了他。所以要消灭他，得用脑筋。”

“报告联队长，我可以留下来吧？”一个瘦弱的身影立在了佐佐木身前，用尖锐的女音高声说：“我是东京都射击队队员，愿留下来与山本君一道，剿杀这可恶的支那人！”

“你……”佐佐木心里实在不愿女儿涉足于恶山恶水间。可女儿枝子却是很执拗的。她母亲病死后，她来探亲，一呆就是四个月，简直成了自己的传令兵和卫士。这次战斗虽不大，但险恶异常，佐佐木自己的感觉是那么的不好，可他又不能当着部下的面来阻挡女儿，“枝子……你既愿意，就留下吧。山本君，我再次提醒你，中国人一旦玩起命来，那就很可怕了。希望你们能认真谨慎，不要再有任何伤亡。另外，我把我惟一的女儿托付给你了。”

“谢谢太君。”山本自然能听出联队长话后面的潜台词，又一个立正，胖胸脯挺得鼓了起来。

佐佐木带着大队日军顺原路回撤后，山本他们在峡谷隐蔽处燃火将一只小羊烧了，让大家吃。

肉香顺峡口飘溢了出去，几只苍鹰越旋越低了。第一个吃饱了肚子的士兵打着饱嗝，整理了一下行装，进入了阵地，其余人一见，也都散开，三人伏在了山峡左侧的小树林里。枝子提起

枪，伏在了第一个士兵的右侧——一个参差不齐的巨石后面。

歪把机枪架在了小豁口上，射手朝后推了推自己头上的钢盔，没等山本发出命令，便朝他盯准了的目标，示威似地扣动了板机：“啪……啪啪……啪啪啪……”

枝子的大眼睛里透出了一丝欣喜，习惯地咬咬自己那薄而红润的嘴唇：“真是人里头有人哇，这位射手居然能用轻机关枪打出 123456789,987654321，打到这水平上，真不容易哇！”

对面林子里除扑噜噜惊起几只鸟儿外，没有别的动静。歪脖树后飘起了一股淡淡的青烟，看来对手在吃东西。

机枪手似乎有意炫耀自己，又“啪啪啪”一组三响地射击起来。

就在他松动板机，停止射击，刚要吸口气时，他的脑袋不由自主高了两三公分，“啪！”从对面山岗飞来一颗子弹，擦着钢盔边儿，不偏不倚，端端正正地从他眉心上钻了进去。他朝后一仰翻倒在地，一股鲜血汩汩地从枪眼里流了出来。

“啪！”又飞来一枪，歪把机枪在石头上翻了几个滚，落在了机枪手尸体的旁边。

完了，就这样，一条生命，一个自己的兄弟被打死了！枝子心头掠过一丝凄凉的悲哀，脸色变得异常苍白。她心里有点怕，同时又极痛恨对面的敌人。她提起机枪的枪把，很想掉转枪口将所有的子弹打到对面去。可，倏然间她发呆了：天啊，歪把机枪的枪管中，竟嵌着一颗子弹！多么像男女交合……枝子急忙将轻机枪仍在了一旁。她愤怒了，摘掉那带有披肩的日本军帽，露出了乌黑整洁的发髻，用半通不通的中国话嘶声喊道：“喂！可恶的中国人！你敢出来面对面和我们交锋吗？”

“卧倒！”山本急得大喊。其余士兵迅速用枪瞄准了对面。

对面没有任何声音。

苍鹰仍在盘旋,那股青烟仍在飘。看来,支那敌人正在果腹,不愿搭理她。枝子的心有些发颤,这敌人太可怕太厉害了,连面都未照,二十条命就送到了他手里。这哪里是战斗,简直是在狩猎。爸爸说得对,不能轻敌,她退后了几步,用树枝和蒿草编织了一个伪装物,顶在了头上,然后爬到石头后,举起望远镜,朝那棵歪脖子树望去。

太阳仿佛在头顶上不动了,连山谷中吹拂过来的风都是热的。

山本也举起了望远镜。

对面的青烟,越来越淡,渐渐没有了。

对面的山林密密匝匝,啥也看不清,但斜射下来的阳光照在望远镜的镜头上,形成了一点小小闪光。

“啪!”随着枪声,右边的镜头碎了!那一刹那,枝子的心冷成了一块冰。她清楚地看见山本的右眼窝像绽开一朵鲜艳的红杜鹃。他们这支小队伍的首领连哼都没哼一下,便翻倒在地,望远镜摔出去三丈多远。

又一条生命就这样完结了。枝子猛然感到,生命是这样脆弱,死亡离自己这么近!

山峡又沉寂下来,水声潺潺。

从对面山岗偶尔传来牛羊惬意的叫声,歪脖子树后飘起了清新悦耳的竹笛声。

这是多么好的一幅田园牧歌图啊,可被破坏了!此时此刻,田园牧歌图的后面隐藏着重重杀机!

枝子猛地感到虚怯,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和同伴是在别人的国土上,是闯进了别人的家里,破坏了人家的宁静生活。剿除敌

人的任务落到了剩下的三个人身上。两位男性士兵，显然被这局面吓得精神崩溃了，居然头埋在山石后，全身瑟缩发抖。枝子嘴角泛起一丝冷笑，突然想到对手既然会吹笛子，吹得又那么的动听，可见文化素养是很高的。从对女人只警告，不下杀手这一点上，就可以揣摩出此人的心灵修炼是极上乘的。她的脑子顿时开朗，急忙招手喊那两个士兵：“喂，你们退下来，快退下来！”说着她从身后拉出行囊，将自己的两套女装取出来，说：“山口君，岗本君，请你们换上我的衣服，我们一同走上前去，消灭这该死的家伙。”

“你……”尽管山口和岗本刚才还害怕，但这样做，他们的自尊心似乎受到了伤害，“不，不行，枝子小姐，我们是帝国军人，这样的，有辱大日本的国格和我们的人格。”

“这是计谋！”枝子气得一跺脚，两颊立时泛成了两瓣大桃花，“哼，你们还常读中国的《孙子兵法》，岂不知，兵者，诡道矣。不管我们采取什么计谋，只要能把敌人消灭了就行。不然，我们是完成不了这个任务的。”

“不行，枝子小姐。叫我们军人扮成女人来打仗，我们不干。就是死，也不干！”

“你们太愚……简直是愚不可及！”枝子的杏眼里几乎要流出泪来，“好吧，既然你们不愿，我也就不勉强了。反正我是女的，我要穿上我的衣服。”说完，枝子钻进树林，脱下了军服，换上了华丽的和服，将一支手枪掖在了腰间，然后挺身走了出去。

“枝子，你……”

两个士兵惊呆了，想上去拦阻已来不及，于是赶忙拿起了枪。

枝子如一朵彩云，花枝招展，飘飘曳曳地掠出了峡口，缓慢

地涉过了小河，山岗上的笛声猛然停住，消失了。

但没有枪声，只有小河的流水声和阵阵的鸟叫声。

那个支那人在干什么呢？肯定正在注视着她。枝子像逛公园一般地走了一千多公尺，心里更自信了。她信手摘了一朵野花，放在鼻子前嗅了嗅，然后朝山岗上叫道：“喂，中国人，你开枪啊！朝我开枪啊！”

没有动静，好像那人撤走了。

枝子有些得意，回身朝山峡口喊道：“山口、岗本君，没事了，你们来啊！”

两位士兵未敢造次，先端起枪，对着歪脖子树后那隐约的洞口乒乓放了几枪，而后又用枪托挑起了自己的军帽，晃了好一会。

对面没有任何动静。

山口又试着把自己的脚、腿伸出去，嘿，没事儿。

两人这才小心翼翼端着枪走了出去。走到峡口，没事。走到河边，没事。

河面上，映着白云和蓝莹莹的天。

山口伏下身子，掬起一捧河水，浇在自己的脸上，然后又趴在河边，嘴搭在河面上，咕嘟嘟，吸了一肚子河水。

“这水真甜哇，就像北海道山上的清泉一样。”山口深深舒了口气，仰面躺在了河边。

岗本这时也放下了枪，洗了洗，使劲来了个牛饮，然后抹着脸，望着蹒跚前进的枝子。

那朵彩云已飘到了山脚下。

“这姑娘真美！”山口赞叹道。

“是啊，真美！要是能和这样的姑娘睡一觉，也不枉当兵一

场!”岗本拌拌嘴,用舌舐着唇说。

“你一见姑娘就走不动路。前天我们中队糟蹋的那一家子妇女,就是你带的头!妈的,你和山野就像发了情的驴……一群男人,连人家六十多岁的老太太、七八岁的小女孩都不放过……那里头,有两三个花姑娘是长得太美了,枝子连她们的一半都没有。可事后你们又把人家给杀了!……”

“哟、哟西,我的才明白了。山口君,对面的,很可能就是那家的男人,那天他没在,不知躲在什么地方。对,他肯定是寻找我们来报仇的。难怪兄弟们死得这么惨,生殖器都被打烂了!噢,山口,我们上当了,他是个老谋深算的猎手!他正在等我们!”岗本精神上有些受不了了,举起枪,对着山岗哭吼起来:“中国人,我知道你正在等我们!你家才十口人,可我们死在你手里的命,已经二十条了!你有够没够啊——”

这次有了声音。那声音底气极粗,像洪钟一样,在天空、峡谷中回荡:“小日本,你听着,死在你们手里的中国人,已经成千上万。我恨不得将你整个联队的人杀光!”紧接着“啪”的一枪,岗本捂住了自己的下身,踉跄了一下,栽倒在了河里。

山口一骨碌抓起枪,卧倒在地。这次他看清了,而这个角度,他只要有开枪的机会,完全有把握射杀这个罕见而可怕的敌人。

但,他已永远没了这样的机会,那人毫不犹豫地抢先开了枪,一颗子弹贯通了他的头颅。

枝子掏出枪来,一口气打尽了枪里的子弹。

“啪!”飞来一枪,打掉了枝子头上的一个发夹,她的头发立刻如瀑布一样散落下来。像是一个警告。

“站住!日本姑娘,再往前走我就不客气了!”隐在山洞中的

人说话了。

枝子不管,一边往手枪里压子弹,一边朝前走,又把腰间的束带解了下来,将自己半裸的胸和白晰的大腿露了出来,“中国人,我的同伴欺辱了你们的妇女,把我的身子拿去可以补偿了吧?”说着,她加快脚步。

“站住!”又一声沉闷喝斥。

枝子仍往前走。

“啪!”又一枪。枝子一惊,子弹擦着她耳尖飞过,击中了一个蜂窝。还没等她反应过来,一阵嗡嗡声响起,只见一群马蜂密密麻麻飞了过来。不能再逞英雄了!她知道绝不能往回跑,开阔的地方正是马蜂容易猖狂的地方,必须往林密阴湿的地方跑。她赶忙脱下和服,在头顶甩旋着。马蜂见攻不进上盘,便攻击她的下三路。

“哎哟!”枝子觉得小腿和大腿连连被扎,疼得难以忍受,但还是拼命往前跑。

背上、腰上也火辣辣地痛起来。她忍受不了了,心里有些后悔,后悔不该在爸爸和大兵们面前逞强,结果落到了这种尴尬境地。还消灭敌人哩,连人家的影子都未见,自己怕要栽倒在这一群马蜂里。

这种野蜂毒性很大,就在她费劲地跑着感到没了力气,就在她看清那个山洞的轮廓时,突然眼前一黑,失去了知觉。

不知过了多长时间,她醒了。这时日头已经西下,林间更加昏暗。她躺在一个军用毛毯上,身上涂满了一种糊状的药剂,身旁不远,盘腿坐着一个高大魁梧的男人。

她挣扎着挪动了一下身子,惊奇地发现,自己那被马蜂叮过的地方都不痛了,只是有些微痒。看来,中国人的草药有效地解

了毒。她微微张开眼仔细端详那个人。那人就像一尊寺庙中的金身佛像，下巴上、上唇边留着风缕黑须，眼睛又大又黑，深邃而有神，配上高楞楞的鼻子和不大不小的嘴巴，红润的瓜子形脸上溢着一股俊美睿智之气。枝子有些呆了，从心里浮起了一股难以述说的感情。

那人紧锁乌云一般的眉头，神情极冷峻地说：“姑娘，你也许不知道，你们这支部队是天底下最坏最肮脏的军队，是一群嗜血如命的畜牲！我的母亲、姐妹、妻子女儿都让你们奸淫了、杀害了……我费尽千辛万苦才寻到他们，我要消灭你们！但我们中国人对待俘虏和百姓，对待妇女，绝不会像你们一样。现在，穿上衣服，给我滚。回你的家去，不要再让我看见。如果下次再让我看见和抓住，你就没命了！”

枝子学过汉语，完全听懂了对方的话。她没想到这三十多岁的中国男人竟遭受了如此巨大的劫难，难怪他射击得那样古怪……

枝子低下了头。她发现自己对这入陡增了几份同情，不由自主地盯视住他，惊讶地想：难道这是真的？难道自己不该到这个地方来？

“看什么？我真替你们的国家和人民难过，你们肯定要遭报应的！不叫别人过日子的人，到头来自己也不会有好日子过！我真想用你们的办法来对付你，可我们中国人的伟大就在于和你们这些倭鬼不同。快走，还呆在这儿干吗？”说完，他拿起枝子的那把手枪，取下弹匣，将手枪仍得远远的，“快走！”

从他的目光中，枝子感到了他失去家人、妻女的深深痛苦，自己不禁愧疚起来，产生了一种难言的负罪感。战争，为什么要战争呢？为什么要千里迢迢给别人制造痛苦呢？

那人仍像铁塔一样屹立着，在夕阳余辉的映衬下，愈加显得魁伟和傲岸。枝子的心颤抖了，自己曾经希冀的理想男子的形象不就是这样吗？可，他为什么会是钢铁一般冰冷坚硬的敌人呢？

枝子迟疑在那里，没有挪步。她觉得生与死、爱与恨、血与火，失败与胜利变化莫测，太叫人难以理解了，她自己的所做所为也太难以理解了。

“快走！”那人将步枪端了起来。枝子依旧没有动，平静地说：“你对我来说，像谜一样。我这条命，是你重新赐予的，我很想知道你的一切。”

“唔。”那人叹了口气，无奈地淡淡一笑，“我姓吴。我家出了三个军人，两个已经战死。我的家人被你们惨杀后，这世界，就只剩我一人了。这就是我的一切。这一切浸透着你们的罪恶！你快走吧！不然……”

“不然你就杀了我是不是？”枝子轻声说，“你要杀我早就动手了。”

“好，那我走。我不杀女人……”那人动了，一手拄着步枪，另一手拿起一根拐杖。

枝子这时全看清了，这是一个没有右腿的人。如果他不残废，他会把联队的士兵杀死一半的。

“站住！你走不了了！”就在这时，突然跳出一队强悍的日本士兵，端着枪团团围住了那人，为首的正是枝子的父亲佐佐木。他手执寒光闪闪的战刀，逼近了不能近战的对手。

“喂，姑娘。”那人面对强敌显得特别平静，微笑着对枝子说，“我要跟这几位日本杂种说几句话，你们女人不能听，请你走远点！”